

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三

列车在飞奔

谢武稼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三

列车在飞奔

谢武稼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列车在飞奔/ 谢武稼 著. -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6

(时代精品文丛)

ISBN 7-5059-4068-6

I. 列… II. 谢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13173号

书 名	列车在飞奔
作 者	谢武稼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印 刷	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00千字
印 张	5.5印张
印 数	0001-3000册
版 次	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068-6/ I·3164
定 价	15.6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列车在飞奔

在华大学生会为陈曼曼的长篇小说《让青春作证》举行首发式两个星期之后,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了。大学生们为之精神一振,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呼声中,理想抱负憧憬追求纷至沓来,大四年级的学生面临情感、就业的双重选择的变数,被卷入到激烈的竞争漩涡里……

—

林空儿有一些时间没去杜甫草堂了。陈曼曼经常去的。利用双休日，她抓紧写《从零点起跑》。今天，星期六上午，他们两个人一道去，房东老太太看到林空儿，问道：

“小伙子，前些日子去哪儿了，也不陪陪小陈？”

林空儿不知该怎么回答好，咧着嘴笑了笑，拿出来一盒东西，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：

“大娘，你好吧？”

他在打诨，小两口是不是龌龊了？老太太没有接东西，用她尚未昏花的双眼，审视着林空儿：

“小伙子，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”

陈曼曼见势，忙说道：

“大娘，他出了一趟门，做生意刚回来，他给您老买了一盒壮骨补钙膏，您就笑纳吧，这是他孝敬您的一份心呐。”

房东老太太接过礼物，林空儿一个劲地说“多谢大娘，多谢大娘。”那副滑稽的表情惹得陈曼曼抿起嘴巴子笑。

老太太被搞糊涂了，他们这是在演哪出戏？她还没明白啥，却听到他们打过来“大娘，我们上集贸市场买菜去了呵”的招呼，她的口张开来○型悬着，待他们跨出院子墙门，老太太才把嘴收了拢来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他们拎着大袋小袋回来了。

“小林、小陈，你们都买回来些啥？”老太太笑眯眯地问。

陈曼曼如数家珍似地说：

“大娘，你看，那是河虾，它们欢蹦活跳着呢。这条是乌鲤鱼，它正装呆大相。这只袋里是菠菜、白菜、大头芋，那只袋里有葱韭

大蒜姜。空儿，现在我们动手烧菜煮饭，由大娘指点。”

说着，他们干了起来。

陈曼曼把乌鲤鱼放到砧板上，拿起菜刀，刚往乌鲤鱼身上按下去，装呆大相的它猛地苏醒，甩头摔尾巴，陈曼曼手中的菜刀握不住了，咣啷一声掉到地上，吓得她面如土色。老太太宽慰道：

“幸好，幸好，没伤着脚。”

“我说呢，乌鲤鱼不好杀吧？”林空儿把菜刀捡了起来。

陈曼曼沮丧地说：“我真没用，连这么点活儿也干不了。”

老太太说道：

“小陈，活杀乌鲤鱼不行，它的力气可大哩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，大娘？”

“得先摔死它。”

陈曼曼用手去诃它，总是抓不住，它反抗得厉害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它制服；她将它提了起来，牙齿一咬，狠命往地上摔去，它早从她手中滑脱了出来，落地安然无恙。老太太和林空儿差点儿笑出声来。

“真是气死我了。”

陈曼曼说着，弯下腰去抓，想重摔它一次。只听林空儿一声“我来”，早把乌鲤鱼捏牢，高高地举起来，然后甩了出去。这一下非同小可，乌鲤鱼撞到地面，发出很大的响声——它动弹不了，想必一命呜呼，地道呆大相了。

陈曼曼把它抓到砧板上，对它笑嘻嘻地说：“这一回我可要打你死老虎了。”

陈曼曼一高兴，她那张美丽的脸更是添上了一道彩霞，让人爱怜不已。刘小玲在这一点上实在很难与她匹敌。她单纯起来赛过童稚，深刻起来又没的说。林空儿浑浑地想。

你看她，偏着头刮鱼鳞的姿势多美！林空儿关切地：“当心，

别把手搞破了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

陈曼曼在滚圆的乌鲤鱼身上横着刀去鳞片，用了好大的力呵，连肩膀也不住地晃动，胸部跟着上下起伏。美人总归是美人，不管她做啥事体。林空儿奔进陈曼曼房里，拿来数码相机，对准好焦距，“咔嚓”一声摄下了像。

“你干嘛呀！”陈曼曼惊叫起来。

“给美女留影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

“好有趣的小两口。”房东老太太自言自语说着进自己房间去了。

“喂，我来剖鱼肚皮，怎么样？”

林空儿粘乎上来，被陈曼曼的侧腰顶了开去：

“不用。我的手已弄邋遢，就干到底吧。”

陈曼曼由鱼肚下开了个切口，一刀入腔，鲜红的血马上流了出来，一股腥味冲鼻，好难闻。陈曼曼强忍住，用她纤纤玉手抠鱼肚子内的脏，把那肠子、肺泡、肝胆、腮帮子全掏尽。她瞧瞧沾满鲜血的双手，直摇头。长这么大，今天第一次杀鱼，也算是体验生活吧。

把乌鲤鱼洗干净、切成片儿，陈曼曼茫然了，咋煮呀？问林空儿，他说也不知道，哪烧过菜？真正是两个没用的人儿。

“大娘，大娘。”

“闺女，干嘛呀？”

“我们煮不了鱼。”

“啊唷，闺女。”老太太从房里走出来，“红烧烧。”

陈曼曼和林空儿在大娘的指点下烧好了菜煮熟了饭。米饭喷喷香，下饭有荤有素，色香味俱佳。他们好得意，大娘也很高兴。

已到了吃中饭时间，他们把菜桌摆在杜甫草堂，请大娘一道用餐。大娘起先不肯来，经陈曼曼软磨硬缠终于同意了。他们尊她坐上首，倒了一杯干红，陈曼曼双手捧着：

“祝大娘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”

“闺女，大娘祝你早生贵子跳龙门。”

“谢谢大娘。”

陈曼曼和林空儿跟老太太碰杯。

“闺女，我会喝醉吗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干红酒精度数很低，大娘。”

“那好，我只能喝一杯。”

老太太抿了一口酒，指着挂在墙上的画像，问道：

“小陈，那幅像是你祖上的吧？我早知道了，一直来没问。”

“不是。他是唐朝大诗人杜甫。”

“屠夫，杀猪的？”

“哪里，大娘。”陈曼曼笑出了声，“他是个诗人，写了好多好多优秀的诗歌。他写道：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？他是说，如何才能得到千万间高大的房屋，让天下的穷人住着欢心，风雨侵袭也不会倒塌牢靠得像一座山？”

“按你说这个杜甫是关心咱老百姓疾苦的好人喽？”

“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大娘。”

林空儿说道：“大娘，有你的广厦庇护，我们生活得好欢畅。”

“你们真的这么想？大娘我太高兴了。”老太太举起酒杯，“来，咱们喝酒。这儿就当是你们的家，爱怎么就怎么，不用拘束。”

“大娘，你就喝一杯吧。我就随便了，空儿，来，喝！”

陈曼曼的酒量怎敌得过林空儿，她喝得酩酊大醉了，扑倒在桌上。老太太说道：

“小林，你搀扶小陈回房休息去。”

林空儿扶起陈曼曼，把她的手臂挂到自己脖颈上，搀着她向房间走去。她身子晃来倒去，没走几步，林空儿索性一手垫在她背下，一手挽住她的腿横着把她抱了起来，进了房间，将她安放在床上。她烂醉如泥，人一挨到枕头边儿就呼呼地入睡了。林空儿呢，感到有点头晕，于是睡到床上，把被子扯了过来盖在两个人的身上，一会儿工夫也睡着了。

他们这一睡下去，先感到沉沉的，后觉得迷迷糊糊，不知身处何方，也搞不明白这会儿是夜晚还是白天？夜晚的话，更深了吗？白天呢，在早晨还是在午后？太复杂了，想得脑瓜生疼生疼。睡，睡，好舒服，好甜蜜，眼睛，你别睁了开来，闭着，闭着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跑表，你在记着数吗？太阳早从头顶挨过，缓缓地向西边移，眼看离地平线一杆子高，他们醒了。

陈曼曼睁开双眼，想了想，一切都记了起来。她伸手去摸床，果然是他躺在身旁。“你醒了？”她听到他的声音，顿时激情迸发，欲火烧了起来。她侧过身，扑到林空儿胸脯上，对准他的嘴又啃又咬，林空儿逮住了她的舌尖舍命地吮吸，两只手臂箍紧她的背部。

“你把我弄疼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他们亲热过后，去浴室里冲了个凉，现在泡了杯万泉山的云雾茶，细细地品味着，神情恬然。

陈曼曼对林空儿说：

“《从零点起跑》已经完稿。”

林空儿感到很惊讶：她是在和时间赛跑？怎么，毕业前把三部曲写完？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是在想我写得太快了，或者说写得太粗制滥造，对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不是这么想。我在想，你不要太拼命，拼命三郎做不得，来日方长嘛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和厚爱。我早就说过，写作对于我来说，不是太苦的事。我心里有话，不吐不快。”

林空儿沉思了一下。

“曼曼，你把三本书总名为《激流三部曲》，这使我想起茅盾的《蚀》中的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来了。有文学史家把《幻灭》等三部小说称为激流三部曲，你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说也这么称呼之，有含义的吧？”

“有点儿吧。茅盾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创作了《幻灭》等三部小说。小说反映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时代的生活和斗争。茅盾解释说，《幻灭》等三篇题目都是人的精神状态，总名为《蚀》，则为自然现象。这些对我的创作启发很大。我们不正是处于前无先例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年代，而且是后改革开放年代，反映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是我的愿望，于是我拿起笔来创作。《让青春作证》、《从零点起跑》、《列车在飞奔》等三篇的题目不也是人的精神状态吗？总名为《激流》，也属于自然现象嘛。”

“好呀。你这一说，我领会了。不过有一点不明白，为什么小说里的人物的名字都取于实名？读者不认为你这是自传体小说或纪实作品？难道不怕有人对号入座？”

“恐怕不会有那么浅薄的人吧。人的名字仅是个符号而已。作者给小说人物随意取名有啥？我是现实生活中的陈曼曼，跟小说中的陈曼曼完全是两码事。小说人物就是小说人物，按作者在小说里所塑造的形象去认识嘛。另外，作为一种尝试，我把小说写成连环套，明明是作家创作的东西，却偏要说是主人公自个儿写的，不是把人搞糊涂了？在《从零点起跑》结尾处，我安排了离奇

的情节：华大学生会搞了个《让青春作证》首发式。会上，作者宣读了小说故事梗概，让苏杏芹作了关于小说框架结构艺术的发言，张晶晶又作了以《〈让青春作证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》为题的发言，这不是以作品说明作品吗？那又怎么样！重要的是作品存在的本身。如果你去证明其二律背反，那是毫无意义的。因为你无法证明其真伪。本故事的人物情节纯属虚构嘛。哈哈！”

“曼曼，你把小说文本嘲弄得够彻底的了。”

二

古人有“闻香识书”，林空儿也发起古之幽情来，在房里点了三支清香，伏案读《从零点起跑》文稿。陈曼曼要他审阅一遍，作某些文字上的修改。她还特别关照他，涉及到霍金著作的有关内容，她没有把握，更需要他订正，否则会贻笑大方。

手稿厚厚的一叠，四百多页呐。他从陈曼曼手里接过来的那一刻，心情就非常激动。手稿凝聚了她辛勤的劳动，那劳动并非只流些汗水，耗去的是心力呵。

林空儿读着读着，心中涌起一股激流。要说世界是平凡的，时代可不平凡呵。茹毛饮血、燧人取火、苍颉造字、秦皇统一六国（历代兵戎相见，金戈铁马，崇尚英雄主义）能说不悲壮？人类是从社会博弈中长大的。“社会博弈”这个词最早是由丹尼尔·贝尔（D. Bell，政治学家）提出来的，贝尔是公认的美国几大思想领袖之一。他指出：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是人與人之间的博弈；工业时代的特征是人與机器的博弈，即人和人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手段之间的博弈，前工业时代的特征是人與自然之间的博弈。《激流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形态：改革开放。社会的大变革，必将促进经济的发展、技术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完善，随之人的观念和道德也发

生相应的变化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林空儿脱口吟诵起来。幸好，房里只他一人，他吐了吐舌头。

手稿干干净净，不见涂抹划删之处。陈曼曼对他说过，她打了腹稿后才落笔，所以，一般的情况写下去就算数。审稿时，如发现错别字、词语用得不确切，上下句衔接不自然，需要改动，宁愿多花些功夫，用剪刀和浆糊把改正了的文字纸条粘贴到错处上面，决不涂涂抹抹。阅读陈曼曼手稿是件愉快的事。她那娟秀的字、简洁的语句、流畅的文笔，给你一种享受。即使写霍金宇宙理论和康德的逻辑学（人类思维的形式体系）这样艰深晦涩的问题，文字表达也很明快。有几处表述还欠清楚些，他就给梳理了一下，征得陈曼曼同意后，才改了上去。

显然，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具有后工业时代的特征——信息技术崛起和知识经济的发展。林空儿觉得，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善于抓住跳动着时代脉搏——东部经济发达区。她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呼吸改革的空气，沐浴开放的阳光，在接受东西方文化教育过程中，她明白了一点：没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文化或知识传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，马上就会僵死的。社会的意识、观念也应该是这样的。对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用现代的进化论观点给出边界。学习（learning）是驱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。学习的能力实在是所有具有“生命力”的东西（living beings）的最显著的特征。进化论讲的就是生物的学习能力，即所谓“适者生存”。在这个“适应”的过程中，生命本身获得更大的自由，获得更大的选择自由，包括对环境进行选择自由。我们难道不去扬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（广义的）中那些已经失去了活力的东西？

《从零点起跑》引起了林空儿极大的兴趣，给他带来了阅读快感，当然，那是他个人的体验。

已经很晚了，林空儿还在全神贯注地审读稿件，以致敲门的声

音都没有听见。

“空儿，空儿。”

这一次他听到了，忙去开门。

“肚子饥了吧？我给你拿吃的来了。”

陈曼曼手里拿着面包和饮料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多谢夫人及时解到粮草，末将早已饥肠辘辘。”林空儿作揖打躬道。

“给，冬瓜茶和奶油面包，犒劳你。”

林空儿啃着面包，喝了口冬瓜茶，忽而他记起了什么似的：“喂，你也吃呀。”

“我吃过了。”

陈曼曼的专注神情，使林空儿发窘：

“你咋了，没见过我吃东西！”

陈曼曼傻笑着，突然，她偷吻了他一下，说了句“早点儿休息，别累了”，就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林空儿来不及反应抱住她，她早飞走了。他揉揉眼皮，他分明看到的是一段清晰的文字：

刘小玲说着，翻上身来吻林空儿，所到之处无不狂轰滥炸，吻够了，她一动不动地让林空儿来吻。林空儿一个浅吻一个深吻撩拨她，弄得她欲火上蹿：

“小妹受不了啦。”

林空儿这才打住，进入了。

刘小玲沉闷地叫道：

“My God! Fuck!”

……

当房东老太太刚从菜场回来就听见墙门外有人在喊“曼曼、空儿”，随即看到两个年轻人走进墙门来了。老太太霎时惊呆了：

天底下竟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和英俊的小伙子！我这是怎么了，靓妹和靓崽一个个撞上来。

“姑娘、小伙子，你们是找小陈和小林吧？”

“大娘，正是。”

“他们还没起来呢。”

“我去抓懒虫。”张晶晶说道。

“姑娘，我去告诉他们，你们在中堂暂待片刻。”

张晶晶和舒锦堂正打量着挂在墙上的杜甫画像、“杜甫草堂”横条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；大庇天下之寒士”楹联，陈曼曼和林空儿各从东、西厢房走了出来：

“晶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“就不能来吗？”张晶晶见陈曼曼睡眼惺忪，因问道：“昨晚熬夜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干嘛呢？”

“写小说。”

见林空儿疲倦的样子，张晶晶又问道：

“你呢？”

“读小说。”

张晶晶“扑哧”笑出了声：“你们演的哪出双簧戏，一个写小说，一个读小说，不把人弄糊涂了！”

“姐，人家是这样的。”陈曼曼分辩道。

见状，林空儿这才说得详细点儿。张晶晶听后，默不作声了。舒锦堂说道：

“到你们房间聊去。”

“你是指我的，还是空儿的？”陈曼曼装出了一副调皮相。

“怎么，你们各人占一个房间？”舒锦堂感到惊奇。

“没错。”陈曼曼笑了笑，说，“我们约法三章，每个人无故不得侵犯对方领地。”

“嘎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陈曼曼试探地问道。

“作家同志，我明白了你在倡导一种生活模式，情侣也好，夫妻也好，分房住是很正常的事。我们呢，当感情出现了裂痕，一方卷起被头或到客厅去睡沙发，或避到别的房间里去，准分居开始。如果两个人好好的，不同床睡的话（更不用说分房睡），旁人就议论纷纷了。对于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一书中所写的上流社会夫妇分房住，我们嗤之以鼻，斥之为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习惯于穷光荣，已经到了良莠不分的地步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等会儿你再发表宏论。”张晶晶笑着制止道。

他们来到陈曼曼住的东厢房。张晶晶一眼看见案桌上摊着的文稿，《列车在飞奔》已写好几章了。曼曼她真是的，谁也没逼着她写，却这么来劲，这叫创作冲动吧？张晶晶佩服她这个妹妹与时代赛跑的一股子韧劲。

“姐，你们吃过早饭了？我们去洗个脸，吃碗方便面。”“空儿房间在哪儿？”“在西厢房。”

说着，他们走出房间去了。

这会儿张晶晶和舒锦堂来到了林空儿的房间。果见案桌上摊着《从零点起跑》文稿，快校阅完了。张晶晶眼尖，发现小说稿旁边有份诗稿，《致文竹》三个字跳入到她的眼帘，她拿着它默默地读了起来：

你没有君子兰、牡丹诱
人的名字甚至
没有领过花草王国的身

分证

纤细的茎

纤细的叶

永远如出生时的朴实

因此不会有人记得你的

生日

不会有人艳羡你

就像有人寄厚望于野毛

荔

丝线般的茎

拴着生命的两头

细碎的叶子

点缀着你的清纯

风吹过处

摄下了你的倩影

你筛梳着岁月

筛梳着猜忌的目光

你虽柔弱但不失刚强

月光溶溶的夜晚

你化作绿纱窗下的一束

相思

期盼着小绿色外星人的

拜访

你的存在没有人能怀疑

因为你不是瞬间即逝的
昙花
霞光在你枝头绽放
繁星在你叶间流淌
你仿佛是天际一缕云烟
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追求

读罢，张晶晶心里惆怅万分。她感觉到了，林空儿是在用诗说话，他对“文竹”之情依依不舍，难解难分。有人赞美文竹，往往着眼于她外表的清秀，他可不一样，重在其神韵的刻画上。她明白，他是在借题发挥，“文竹”只不过是借代而已。两颗星在天际好不容易碰撞，迸发出爱情的火花，是粉身碎骨了吗，还是躲过了此一劫，匆忙地快速地沿着各自的轨道远离地球而去，一同实现宇宙膨胀之梦。

张晶晶发着愣，连陈曼曼和林空儿走了进来也没察觉，舒锦堂埋着头只管读小说稿。

“姐，你在想心事？”陈曼曼的一声轻呼，吓了张晶晶一跳。她稳了稳神，说道：

“没有呀。”

“你手里拿着啥呢？”

陈曼曼的这一提醒把张晶晶的脸颊给烧红了，她支吾道：“空儿诗稿。”

张晶晶以为陈曼曼要过问诗稿之事，但她根本不注意林空儿在写些啥，她满脑子装的是《列车在飞奔》。

张晶晶把诗稿放回原处，偷偷地瞅一眼林空儿，他早已心领神会，她一定看过诗稿了。你知道吗，再过5天，即星期五11月8日是你的生日，刚好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，太巧合